

彩虹山

美国 诚然谷 著

CAIHONGSHAN



彩虹山

CAI HONG SHAN

中国地质大学 编

一九八七年·北京

中国地质出版社



彩虹山

美国 诚然谷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cdot 6 \frac{1}{8} \cdot 127,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74-265⑦ 书号: 10309·173 定价: 1.40元

序

张系国

我平生有几桩嗜好。一是吃麻婆豆腐，真是吃遍天下，百吃不厌。有一次到广东馆子点麻婆豆腐，结果吃到用榨菜、虾仁、青豆炒出来的麻婆豆腐，闻者莫不叹服，也惊讶我的死心眼。其实除了麻婆豆腐之外，我也爱吃咸豆浆加蛋，还有腐乳抹烤面包。最后一项，我一直以为是独家发明。最近读曼殊大师文集，读到他在1914年写给当时旅美的邓孟硕的信，竟发现这样一段话：“如君谓不食牛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选顶上海乳，红色者购十圆，白色者购十圆，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红色当指南乳，白色想必是臭腐乳。我一直只晓得用南乳抹烤面包，后来照曼殊大师之法，两种并用，果得佳朕。则曼殊大师又胜我一筹。中国人在吃方面，创造发明力原是极强的。

另一桩嗜好是读科幻小说。有一位名科幻小说家汉兰曾写过一本畅销书《异乡在异客》，发明了一个怪字 GROK，后来竟大大流行起来，溶入美国人口语语汇，你也 GROK，我也 GROK。这个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汉兰书里的火星人要彻底研究了解一个问题，就盘坐闭目去 GROK 它。GROK 成功后，即算了悟。有一阵子我想翻译这本书，想不通如何翻译这怪字。有一天突然悟出，GROK 就是格物。王阳明格竹子，面对竹子

69
发呆了几天，正和汉兰书中火星人 GROK 之法相同。所以汉兰发明的怪字，竟是从中国偷去的也说不定。天下文章一大抄。

最后一桩嗜好就是格人(或是依汉兰的说法，GROK 人)。也许是写小说的关系，我很喜欢观察别人。碰到了个生人，便去 GROK 他的性格，自以为了解后，就很高兴。习之既久，虽然还不能象孟子一样，一看眼珠就喊：“人焉廋哉！”至少也不会太离谱。

依我格人的经验，中国男人的性格，比较容易摸得清楚，只有几种“样版”。其实这点经验，看中国旧小说同样可格出。水浒、三国人物虽多，就只有那几种性格。唯一性格复杂的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至于女人的性格，变化却多了，也不容易格出。《红楼梦》里的莺莺燕燕，就够研究欣赏一辈子的。即使是现代中国人，也似乎女人远比男人复杂得多。

初识诚然谷，我如法炮制也去格他，却发现比较困难。他的性格不类似中国男人的几种样版，却接近西方人。中国男人一般都比较大男人主义，不晓得侍候女人，尤其不懂得讨女人欢心。旅居日本的大表妹初来美国时，我到旧金山接她。她居然跟日本男孩出去玩耍，乐而忘返，回来时被我臭训一顿。她含泪说，中国男人不懂得体贴，她以后绝不嫁给中国人。我当时闻言大怒，现在却觉得她说中国男人不体贴，倒也不无道理(后来她毕竟还是嫁了中国人，养下个胖小子)。诚然谷在这方面却十分西化，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和乔在一起四五年，很要好，羡慕不少光杆老中。他们终于在交往七年后结了婚。

乔是我所见过最可爱的美国女孩之一。她在少女时代，曾当选费城小姐，后来却看穿资本主义社会视女人为货物的真面目，变得十分西鄙（嬉皮我一直认为应译做西鄙，因为他们是鄙西之人，也是西之鄙人）。我认识诚然谷和乔时，她又已变得十分文静，但不时也会流露出野性的一面，令人着迷。

所以作者最初给予我的印象，颇类似某一类型的美国青年。交往较久后，我才慢慢了解他性格深沉愁闷的一面。那时他一心一意希望以英文写作，打入美国畅销书市场（这也还是他现在的野心）。有一次他跟我谈起他过去的种种经历，我就鼓励他说，何不把这些写成中文小说呢？因为他中文文笔也是很流畅的。这两年多来他果然努力从事中文创作。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威尼斯老人》、《彩虹山》、《沙在眼中》、《疤的故事》是他以旅行各地的见闻感受为背景的小说。《望远镜》、《关于阿雄》、《旧梦》则是从过去台湾的生活经历提炼而得的作品。《杀妻者》、《对小博士的询问录》、《芝加哥之肆》都有实验的意味；尤其《芝加哥之肆》，颇类似波赫士的幻想小说。作者的个人主义，相当接近西方的个人主义。因此他的作品里展示的内心世界，有一部分对中国人是比较陌生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威尼斯老人》、《芝加哥之肆》、《对小博士的询问录》这几篇。虽然社会写实小说似乎已成台湾文坛主流，幻想小说仍是一条有趣的创作路线。这方面的探索，因此总有一定的价值吧。

目 录

威尼斯老人.....	1
沙在眼中.....	22
疤的故事.....	36
彩虹山.....	50
船屋.....	83
关于阿雄.....	101
望远镜.....	114
绿马.....	128
花.....	135
旧梦.....	137
对小博士的询问录.....	146
杀妻者.....	154
芝加哥之肆.....	158
“请跟我来”.....	170
后记 装了马达的手滑翔翼.....	185

威尼斯老人

在这海边广场的转角，每一棵树下就有四五个即兴画家，用粉蜡笔迅速的在画纸上勾出威尼斯各处的名胜风景，卖给游客。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客参观完了圣马哥教堂，坐过了有小提琴和钢琴伴奏的露天咖啡座后，都会逛到这个角落，团团的围住杂七杂八的纪念品摊子和这些画家。

有个中年美国游客，同我们一起立着观赏一个画家完成一幅“丽多岛宫殿”。他对那画家用生硬的意大利话说了些什么。那画家摇摇头，做个手势，用法语回答：“我不说意大利话，我是法国人。”于是那老美又转用生硬的法语问：“你能不能蒙着眼睛，为我画威尼斯车站前面水港码头的风景？”

画家狡黠的笑起来，向我同叶子瞟了一眼，说：“当然的，先生。所有威尼斯的景致都已经永远的记录在这里了。”他用食指在自己的太阳穴轻轻的敲了一敲。拿出一张报纸大小的白卡纸放在画架上，他把各色的蜡笔摆开在他的左手掌心。又拿出一条大手巾，示意那老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

美国人蒙了画家的眼，然后看着他的手表。画家飞快的画起来。似乎只那么一下子，画已经完成了。画家把手巾拿下，美国人抬起头不相信地用英文说：“一分钟零五

秒！”围观的人开始鼓掌用各种语言和同伴们交换着惊讶的称赞。叶子和我也被他的快手艺弄得一愣一愣的。正在这时候，隔街的另外一大群人突然爆笑起来，似乎在他们中间一个更有趣的什么玩意儿正在进行。我们转过头，看见人们聚在一架堆满了五颜六色玩具的车子前。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也向那群人挤过去。

站在这些哄笑着的人堆中央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矮老头，手里握着一只狗。仔细看，那不是真狗，而是一个几乎可以乱真的玩具哈巴狗。他正在狗屁股中间的地方用一支钥匙转动发条。他前面地上摆着一个铝制的大澡盆，里面装满了水。

老头转完发条，向他四周的游客们举起手里的哈巴狗，拍了拍狗背，然后把它放到盆子里。手一松，那只狗的四只腿开始急促的踢腾，把水泼得四处乱溅，活象一只突然被扔进池塘里的小狗，挣扎着浮起来。它的口大张着，发出呜呜的介乎惊吓和哀号的声音。这逼真的情象惹得观者大乐，鼓掌叫好。

过了一会儿，狗的挣扎减弱，后半身开始沉下，只剩个头在水面，前肢抽搐着，显得精疲力尽。然后它的头向一边倒，口闭起来，长长的红舌头吐出来，眼睛大张，黑眼珠向上一转成了白眼，活象是翘了辫子，停止了腿的抖动。观众们又爆笑起来，不断的摇头，不断的拍手。

老人抱起盆里的狗，用手巾揩净了水，把它放在一把木椅上。然后从他琳琅满目的车后拖出几个盒子，盒上印着哈巴狗的图画，微笑的哈巴狗。便有几个游客上前购买。

不打算买玩具的人逐渐向旁的摊子分散了去。我们走到木椅那里，叶子拿起刚才示范用的狗，仔细的审视它的构造。狗的骨架大概是用铝或重的赛璐珞做的，外面包着很柔软的尼龙皮和尼龙毛。除了屁股中央的一小片铝板和发条轴外，看不出为什么它能做出那么精彩的表演。我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旅行预算里拿出一点钱来买类似这种有趣的纪念品。

“先生、小姐……”我们听见浑沌的日语，回头，原来是卖玩具的老人。他满脸褐色的皱纹仿佛是在堆出一个笑容。我们有点不自在的用英文说：“对不起，我们是中国人，你说英文吗？”当然不假定他会说中国话。

他愣了一下，看看叶子手中的狗，咧嘴愉快地用英文对我说：“一点点。你们喜欢它吗？要不要买一只？你的女人很漂亮。”这是我们到意大利来三天里，第一次同人用英语说话而得到英语的回答。喜出望外之余，我们对狗的兴趣还不如同他认识的兴趣大。我说：“我们买不起，可是我们很想看看你其他的玩具。”

他伸了伸弯曲的背，拍了拍胸脯，说：“这狗是我自己发明的，你知道吗？我发明所有我卖的玩具。”其实他的英语不但说得流利，而且带点英国腔。可是他的模样实在象极了南欧的人。我正要问他的籍贯，他拉着我的手领我们到他的玩具推车前面。“看，”他说：“这些玩意儿做得多好看。狗象狗，猫象猫。这只麻雀简直可以象真鸟一样吃米。还有这只鸚鵡，”他奋兴的拿起一只标本鸚鵡：“说一些话，随便什么。”

叶子好奇的说：“什么，难道这只鸟也会学话不成？”

老人在鸟背上轻轻一拍。它的上身开始摆动，眼珠也开始眨，嘴喙张开，吐出尖锐的声音：“什么，难道这只鸟也会学话不成？”我们真是佩服不已。这时我们才发现四周又站满了游客，纷纷交换着赞赏的话。

其余的这个下午，我们就陪着老人示范他的玩具，帮他照顾生意。其间我们谈到伦敦。他曾在那里呆过五年。可是因为他不是那里的公民，没有办法申请到他的发明专利。很多比较有趣能销的玩具被当地的玩具商人抄袭仿造，抢掉了他的小市场。后来他跑到法国各地去兜售。不知怎的，那里的警察特别喜欢打扰他，借口是他没有经商许可。结果他们找了一个莫须有的小罪名把他赶出了边界。

由于他的好奇，我们也告诉他我们这回到欧洲来，一个暑假旅游十个国家的打算。下一站是罗马。因为是克难式的旅行，所以我们除了徒步，就是乘火车或搭人家的便车。有时租脚踏车去看风景和古迹。宿夜多半是借住人家，或甚至同其他流浪的欧洲大学生一起挤在火车站旁的平台上睡睡袋。因此种种，买纪念品等对我们就绝对是奢侈了。

他听了这些，有点感慨的说：“你们年轻人流浪，可以无忧无虑的寻找乐趣，真是幸运。”我看着他风尘积重的佝偻身子和仅剩的几片灰发，还有那皱得象火鸡脖子般的脸孔和手膀，也有点感慨的说：“先生，你一定也跑遍了世界吧，你还能说日本话……”

“日语是同日本游客学的。我只会先生小姐你好等等。你知道，我有很多买客都是日本人。他们一来，来一大群，一个人买，全部都买。我最喜欢做日本人的生意。我会说英语，”他拿手指算起来：“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我生在西班牙，你知道，嗯，德语我不会，我也不想会。那是个太骄傲的民族。”

晚霞将尽的时候，他开始收摊。我们同他交换了名字，就向我们住宿的小旅店(这里找不到愿意收宿年轻游客的民家)走回去。

他的名字叫奥图。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才起来。天气灰濛，没有昨日的艳阳。我们把随身的衣物整好塞回背包里，付了帐离开旅店。坐在威尼斯车站前的台阶上啃干面包和乳酪，叶子突然建议我们至少向奥图老人买一只会吃米的玩具麻雀。“他的玩具实在都很不平凡，”她说：“就算是帮他一点小忙吧。”

我们要搭的那班火车是下午三点钟。于是我们把背包寄放在暂时行李房，向着圣马哥广场走去。沿着水道，已经有不少游客登上“贡多拉”木船。船夫边摇着橹边用雄壮的声音高歌圣塔路琪亚。并不是每个船夫都唱，每四五只船分享一个会唱的船夫。

不出二十分钟，我们走到了奥图老人昨天摆摊子的地点。一群人正围在老人的玩具推车旁，可是并没有象昨天的游客那样的兴奋。我们穿进人群，奥图老人一手抓着他的哈巴狗，一手捂着胸膛，躺在那盆水旁边的地上。他的眼睛紧闭，嘴大张着直喘气。我们大吃一惊，连忙跑到他身旁，叶子扶起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不能言语。

我们望着周围的人，想找点帮助。这时，观看的人们却开始纷纷调头离去，我吩咐叶子打开老人的衣领，从他

的水囊里喂点水给他。同时，我跑到对街昨天蒙目挥笔的画家那里，指着老人的方向，用英语解释发生的事情。他不经意地笑了笑，耸耸肩说：“对不起，听不懂，我是法国人。”他其实可以看见躺在地上的老人。看我不走开，他又摇头耸肩的说：“吉普赛！”好象这解释了所有他的漠不关心。我气愤的向着附近的摊贩和来来往往的游客大声喊道：“有人能帮帮这老人吗？他需要到医院去！有人能叫警察来吗？”人们看着我好象一个异端。不会说意大利话，我自己无从打电话叫警察。可是周围的人却又视若无睹。

我跑绕过露天咖啡座，横过广场，跳过地上成千的鸽子群，奔向圣马哥教堂。进门处一个老管门人拦住我，指着我的牛仔短裤，摇头说：“不。”我知道他大概不懂英语，仍旧气极败坏的尝试解释，边扯着他的外套袖口往外走。他突然发怒，大声用意大利话喝止我，同时回头向里喊了两句。一个中年人应声走出来。他一把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居然是英语——“你在干什么！你在找麻烦吗？还是要向他道歉了事？”我连忙又解释一遍老人的情形。他瞪着我瞧了好一会儿，然后半信半疑地随着我跑到老人同叶子的地方。

他挨下身子打开老人的眼睛看了看，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然后站起来，迟疑的向四周望了一遍，叹了口气，开始往回走。看见我着急的模样，他说：“你知道吗，他不是这里的市民，他自己也不过是一名旅客。”我拉住他，几乎叫了起来：“即使是旅客，你们难道就眼见他摔倒，见死不救吗？”

他摆开我的手，一声不响的继续往教堂走。我弄不清

他的企图，不甘心的跟在他后面，大声说：“我以为意大利人很讲人情味的，先生！”他停住。上下打量我一遭，然后用比较和缓的声调说：“你倒很爱管闲事的，先生。请你回到那老家伙那里，等一下会有人来招呼。”

老人僵硬的躺在地上，脸色灰黑如干蜡。

叶子揉着老人的胸口，见我回来，抬头说：“他还活着，可是呼吸好象快要停了。你看，他头上这块血痂，一定是刚才摔倒时撞的。”她的脸色，因为焦急，也变得有点灰白。

十几分钟过去了。两个瘦而健壮的矮子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担架。我向四周扫一眼，没有救护车。他们望着地上的老人，叽哩咕噜了一阵子。然后他们注意到站在一旁的叶子，开始巴着她瞧。其中一个忽然张开他的手臂上前一步，好象要拥抱叶子。她吓了一跳，跑到我身边来。那人嬉皮笑脸的对另外那人打了几个手势，比划着叶子的身材。接着他们两人又对话了一番，指指老人，指指叶子，指指我。

我已经忍无可忍，握起拳头，两步跨到其中一人的面前，叶子拉住我衣角，大叫：“不要同他们打！”我的一个拳头正要揍进他的下腹，一只强壮毛茸的手紧紧从后面抱住我，把我拖开。我挣脱那只手时，才知道它属于刚才那个在圣马哥教堂工作的中年人。

他一边挡住在反击的那意大利矮子，一边十分不悦的对我说：“你不是要救你的老朋友吗？这两位先生是从市政府救济医院来的，你如果要打架，老人死去，你进监牢！”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伸出手向那意大利人做了个

道歉的表示，指指地上的老人，指指他，指指他的同伴，耸耸肩。中年人同他们交换了一些话，两人把担架打开，把老人抬起来，扔进担架，好象处理尸体一样。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着老人到医院去。可是他的玩具和推车不能就丢在那里，那些很可能是老人仅有的财产。

中年人看我们迟疑着，挥手叫他们离去，两人抬担架还没走远，中年人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一定是那老家伙的朋友吧，为我的服务，你们应该给我一些报酬。”他的食指和大拇指快速的摩擦几下，表示钞票。叶子同我无可奈何的交换了几回眼色，我张开两手，做势的拍拍上衣口袋，拍拍牛仔短裤口袋，又拍拍屁股口袋，然后两臂向外一摊，做了一个大耸肩，大摇头的动作。

叶子灵机一动，说：“先生，你要不要一些玩具，我相信奥图老人会很愿意给你一些玩具，感谢你的帮助，请随便拿点。”

中年人望望玩具，嗟的叹了口气，搔了两下耳腮，不耐烦的低头自语了一番。忽然他抬头微笑的说：

“你们不是日本人吗？日本的邮票很漂亮，你们带了些在身上吗？”

我想起我的皮夹子，真是一个巧合，我连忙打开它，拿出十几张旧邮票：“这些不是日本邮票，是台湾的。我们是中国人。它们也很漂亮，你看！”

这些似乎很中他的意。他仔仔细细的玩赏了一番，脖子都兴奋红了。他边把邮票收进自己的皮夹，边笑着说：

“这是我有的第一套台湾邮票，你们实在是好人。”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使我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

不过，转眼之间，他已经离去。

我同叶子开始收拾起老人示范用的玩具狗、澡盆、椅子等等。玩具推车前有些游客，莫名其妙的望着刚才发生的事，见我们把东西放进推车，就问我们一些玩具的价钱。叶子把昨天记得的价格告诉他们，同时试着解释为什么它们会值那么多。可是多数的游客根本听不懂英语，摇摇头摆摆手无趣的走开了。

我们在研究怎么把那手推车收起来的过程中，倒也卖出了一些玩具，收入大概可以维持奥图一天的生活。

就在我们终于弄清楚怎么把最后一块遮板拉下来上锁的时候，一个游客气喘如牛的跑过来，手里摇着一个玩具鸚鵡。

“喂，慢点！”他说。原来他就是昨天同我们站在一起要那法国画家蒙眼作画的老美。他有点惊讶看见我们在收拾而老人不在旁边。我正在告诉他老人的事，他转头向那法国画家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回头打断我的话说：“这只鸚鵡是烂货，学了几次话，就不出声了。我要换一只。”他又转头对那画家大声用不完全的法语说：“我太太很喜欢你的画。她感冒躺在旅馆里，我希望她有机会看见你作画。”

我们给了他另一只鸚鵡。他离开后，叶子审视着他退还的那只。

“你瞧，难怪它不出声了，那老美把它的背都敲烂了！”

在把车上锁前，我们决定买一只会打水的哈巴狗，也算是给老人一些金钱上的帮助。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把推车放在哪里？因为我们急着要到市立救济医院去看看老人的情形如何。

推车的处理倒没费多大的事。

那法国画家把所有事情的经过看在眼里，了解我们的问题。他走过来，指指沿着高墙大概两百步远一个大树底下的阴影角落。我们把车小心推过去。树下近根处绕着一些铁链子。我们就把链子穿过推车的两个轮子锁住。

教堂圆顶前的大钟敲了三下，古风琴的宗教音乐随海风奏起来。我们这才想起已经误了去罗马的火车。好在用的是半年都有效的大欧洲火车派司，误了班车，没有任何损失。

照着地图，走过了几条又脏又臭的沿运河的羊肠小街，又跨过几个高耸起来的小桥，终于找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古宫殿式的建筑。其实威尼斯大部分的建筑，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年老失修，带着褐灰的霉气。不管是医院，工会，还是妓院。

一走进这救济医院，扑鼻而来的是可以叫人昏厥的恶臭，听到的是各种怪腔怪调的呻吟。昏暗的大病房里，至少有八十张床铺，肩并肩的挤在一起。这景象立刻使我联想起在《乱世佳人》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临时伤兵救护站。

看不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我只有挨着病床一个一个病人的找下去。叶子低头跟着我，捏着她的鼻子，眼睛不敢看那些病人的惨象。

奥图直挺挺的躺在象行军床一般窄小的床板上，眼睛